



廣弘明集

卷十九之二十二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唐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

寶乘獨運攝度是津
得其趣者心照遐舉

序

夫法者何邪所謂憑准修行清神洗惑而爲趣也義者何邪所謂深有所以千聖不改其儀萬邪莫迴其致者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易其典衆賢贊翼而不墜者也道法兩諦謂真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羣有因之而超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淪惑縣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真俗爲出道之階基正法

爲入空之軌躅者也故論云非俗無以通真非真無以遣俗又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斯則大畧之成教也至於大小半滿之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塵之顯晦曉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鏡蒙心了世相以光神照也若斯以叙謂之法義也至於如說修行思擇靈府者則四依法正創究識於倒情八直明道策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其真源漸染基構自當得其涯也但以幽關難啓匠石易迷匪藉言方莫由升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問津踈淪精靈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解或談述而寫其懷因言而顯聖

心寄迹而揚玄理者也昔梁已叙其致今唐更廣其塵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之不絕也

釋疑論

晉戴安公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爲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闇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何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

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賢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杜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閒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苟悅亦云飾變詐而爲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

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胤克昌夷卅至仁餓殍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旣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修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益施於勸教耳何以

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
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
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
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
極設禮學以開其大朦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
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
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爲失道之
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爲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
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
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

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
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
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於積行
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
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已夫
冥理難推近情易纏每中霄幽念悲慨盈懷始知修
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
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戴

安公和南

答戴處士書

釋慧遠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爲慨然先雖未善相悉人
物來往亦未始暫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
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並亦有同異
觀周郎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
想暇日能力尋省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卽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
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

雖周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覩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
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子爲審分命所鍾可無
祈驗於冥中餘慶之言存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爲
當宅情於理任而弗營耶爲忘懷闇昧直置而已耶
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莫檢苟非
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感
感因於事則情亦外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爲惡弗
罰焉得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已其効明
矣又勸教之設必傷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一塗
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爲言是以塗車芻

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
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守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
民聽不濫而神明之蹟蘊於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
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夷齊自得於安忍顏
冉長悲於履和恐有爲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之
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仁不
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
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
其過非新賢愚壽夭乖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
靈以善薄受禍郅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

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沈根翳貪愛
之滯網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微不期存於應報而
慶罰已彰故能反步極水鏡萬有但微明之道理隔
常域堯孔拯其羸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
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旣涉其津亦
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垂敘
多年聊以代勤來論又以爲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
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
或乖於視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

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戴安

安公和南間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聞
啓誨旣辱還告開示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
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今重伸鄙意答周復以相呈旨
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覽省戴公和南

答周居士難釋疑論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旣辱還告
并送來難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
悟所見旣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

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
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歿之域欣感失得之徒也
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修短之自然察堯舜於朱
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
罰等比于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旣能體此難事然
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
未可喻靖求諸已其明効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已非
爲無理可喻也若舍已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傷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以一
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爲教反真空設耶答曰夫善惡

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掬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違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爲善之嘉行安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爲

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爲後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于忠正而嬰割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爲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郅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否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釁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罹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邾文

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
宋而獨昧於楚邾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
徵不期在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答曰夫天理冥
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已兆於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
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
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
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修行者保其素履
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

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
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亾身或行肆虐而
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
交賒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爲
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
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惡者
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
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
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故是勸教之言
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

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爲後悟矣言
面未日聊以謹敘

答戴處士書

周道祖

見重申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
不同乃卽欲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
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
以不復稍厝其爝火須成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
是體極之人旣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
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
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與戴處士書

釋慧遠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爲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
詰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
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暫忘年
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
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干商臣之流可不
思而得釋慧遠頓首

答遠法師書

戴安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覽
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彌至而少

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
自攄散此益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
誠爲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歸必
覲展冀親承音旨益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
公和南

報應問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卽本常昧其言奢而寡
要其譬迂而無徵垂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
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
將申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

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
鷲之爲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
人執焉豈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飛蟲是甘
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鷲燕也羣生萬有
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爲福者無善應所以
爲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
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豕
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
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爲民陷穽也彼
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

爲善耳無關實敘是以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
享寔膺天祐固獲三品賓庖也焉若乃見生不忍死
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豫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答何衡陽書

劉少府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者也
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啓戒品爲之
設六蔽待祛般若爲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
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
耶孔以致孝爲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爲首則化
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應有麤精終然自殊

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爲疑何獨誦丘之書而
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而至誘掖得信
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辨奢
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徵要
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
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
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鷲之
就燬味登俎鼎燕之獲免無取鹽梅故鷲殺於人猶
虫死於燕鷲虫見世受人燕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
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于王庭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爲令德剖心沈淵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疎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爲陷穽非我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爲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疎制理固從實伯邑廢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

教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鈞不綱詩翼五犯禮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誠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藉來諄伸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旣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譬請俟諸君子

與諸道人辨宗論

謝靈運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不應漸悟孔氏之論聖

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以爲寂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爲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答下意遲有所悟

法勗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

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爲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劬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初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爲非真非真不傷真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之劫無爲空勤期果有如皎日勗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校之華民易

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
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
可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冀良由華
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
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爲壹
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真實者乎勗三
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
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
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
廢聖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逕筌蹄旣已紛錯羣黎

何由歸真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爲始末晝夜殊用
緣辰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
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孔教者所以潛成學
聖學聖不出六經六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
藏果筌蹄歷然何疑紛錯魚兔旣獲羣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
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
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答夫累旣未盡
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
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

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維
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
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
得非漸悟乎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
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
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伏伏似無同善似惡垂此
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萬滯同盡耳維三
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
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
不暫令無耶若許其暫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

三答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
可以假知之暫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暫合賢於不合
誠如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言物賒於已故
理爲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
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爲悟
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爲聖也北爲愚也背北向南
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至
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
故悟可得矣

慧麟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真知同異初答與

真知異麟再問以何爲異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爲用用常在理故永爲真知麟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麟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譬割雞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

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
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
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爲妙然於妙猶粗矣
以妙求粗則無住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
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原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
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
之爲極但謂顏爲庶幾則孔知機矣且許禹昌言孔
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
大耶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爲
聖耶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
爲非耶

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
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
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爲信旣以釋昌爲是何以孔昌
爲非耶
竺法綱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
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
發暉矣詳複答勗維之間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
悟爾爲玄句徒設無關於胷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
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髣髴馳騁
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峯何從而超哉若

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則功侔
弄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翫此
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又
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論曰
夫膏肓大道摧輶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
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
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爲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
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晞無假火
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
頓悟將於是乎躋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二復精議辨愷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
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
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
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
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
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束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
離之辨辭長於新論乎勗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
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
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
亦終以爲慮乎爲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

若其永背空談翻爲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
不答維麟假知中殊爲藻豔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
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背北可
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捐有可以祛
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般若以日忘瞻郢
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躋於
南比之譬耶

答綱琳二法難

并書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
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

靈運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閱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
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
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旣
工復翫筆札者何爲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
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爲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
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昇養慚書於
羅趙觸類之躋始克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
以伏有伏久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

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爲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蠢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與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

孫之辭辯者之囿矣夫智爲權本權爲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卽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爲檢故三乘咸蹄筌旣意以歸宗故般若爲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教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爲達理之諫是爲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愚空聖其理旣當頗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旣得旣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問謝永嘉

王弘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
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
功

論曰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
假知累伏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問曰暫知
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
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
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論曰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教
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
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爲
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
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末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
雖復彌久累何由滅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
有以折中異同之辨故難於厝言耳尋覽來論所釋
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爲呼可容此疑不
旣欲使彼我意盡覽者冷然後對無兆兼當造膝執
筆增懷真不可言王弘敬謂

答王衛軍問

并書

謝靈運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耶若
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正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
之功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
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
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
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
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
稱知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爲
名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旣非常用所以

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
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槩若乃問
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垂理明明於釋典若
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旣外彼並自
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
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
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旣
辨百難斯滯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答
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鷁不可齊

廣弘明集卷之十八
三三
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
侔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
澤哉至若山豪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莛楹亂其
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
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
分別子亾分別卽余亾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虛論
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後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
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剋答曰無常者故吾去
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

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
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
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云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
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
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
疑沈冥難曉幽求之士論或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
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
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
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

進芻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斯擬前周沙門姬道安二教論

已有成解但未見者謂辛草創

廣析疑論

釋法琳

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羣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辨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震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

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

法師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泮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試孟浪言之誠知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胷襟之中欲有少許意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為折衷余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跡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

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答後秦主姚興書

鳩摩羅什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總明爲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爲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又十方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人若有漏心中則

不應名爲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昔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

通不住法住般若

後秦主姚興

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爲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羸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

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有耶

謝後秦主姚興珠像表

姚嵩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觀之日永慕罔
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
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
此像既功寶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
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
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
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言

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間詣踰
於一篇妙盡侔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

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
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
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敘所懷豈曰存
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
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疊疊超絕常境欣悟
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爲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
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臣言上通不
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
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
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卽之于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

妙似若有不卽真兩冥有不卽真兩冥恐是心忘之
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攄愚見故經
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
三者旣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卽同幻化以此而推
恐不住之致非真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
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
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而
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
馬而未始垂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

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
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互
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
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
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
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闇衆生各得相見苟有
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垂故般若經云若
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
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
等敢緣慈顧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微

臣獨受其賜

詔云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爲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當以何爲體若以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

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泮二苟無泮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唯願仁慈重加誨諭

答安成侯姚嵩

後秦主姚興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庸淺所能具答今爲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卽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羣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爲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爲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

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

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當同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耶吾意以謂爲道止無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卽不復生死旣不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卽

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殊太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重上後秦主姚興表

姚嵩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

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讚雖欲心口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赦比仰味微言研訊彌至其爲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克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
臣嵩言

重答安成侯姚嵩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昏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爲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析疑論

唐釋慧淨

太子中舍辛誦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誦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輠理跨聯環幽難教以縱橫揆藻紛其駱驛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

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爲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屬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推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

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爲譏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
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
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
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
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無阻隔
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
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
猥辱高難詞徵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
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
岨迴披敘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重答謝永嘉書

王弘

更尋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爲異正當爾耳已送示
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當共面盡脫有
厝言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答王衛軍書

竺道生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
爲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
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爲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
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
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

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爲能照耶

與安成侯姚嵩義述佛書

後秦主姚興

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
哀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
喪戎相尋無後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
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
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並
可以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尋
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

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彊稱先覺
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則
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亾於內無心誘引
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嶽踰尺鷃之比大鵬不可
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亾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
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
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
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
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剋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熏
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

廣文彙編卷之十八
三五
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卽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海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顛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瓛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

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其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挂千金法琳徒礪鉛刀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示麻續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于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唐釋道宣撰

內典序

奉齊司徒
竟陵王敎

沈約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
自並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翺動殊貫苦樂翻
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鶩擬燄颺遷以寸陰之短
晷馳永劫之遙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恒
品益亦含生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
於覆篲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遙業遠妙軫遐
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

廣弘明集卷之六
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力之功自遠濟
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
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既已事盈
方等義滿神宣逮于大權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
慈悲亡身著乎非已行符四等道升十地若乃靈性
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無待學成孤策獨鶩莫知
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
厭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軫遙然自得漏累煙銷
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同源而萌情或異是
故高心邈行分路同趨忘懷屏欲殊塗一致或草礫

身體投骸林澤內亾形相外馴兕虎或坐臥行立迹
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
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鮪時登而耿介長蔬忤
但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迹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
能藉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俱處三
界獨與神遊苞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義而陟道場
受一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迴聖迹寢
息神光既負橐以從師亦栖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
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遠若夫义跪運心期誠匪
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說之美義兼在斯暨九

土殊風八方舛俗遊化所包事出弘獎皆足以遷光
淨域登儀寶地並黜華翦飾破愛辭親鼓柅無生之
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
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戒德內弘瞻毗
耶而聳轡望波斯而迴軫駕四禪之眇眇汎八解之
悠悠若乃十號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
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
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髮髯興情彫金範玉圖容寫
狀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或資髓腦之
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色至

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閻浮神光
陸離星繁於淨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闡往則半息
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霧委此又昭被象譯
輝映縑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彪著往迹
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舛則至於叶暢心靈抑
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
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
而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表理卷分或詞義
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
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

廣弘明集卷之十九
多且中外羣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
故真俗兩書遞相扶獎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撤網去
網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
然是故曲辨情靈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
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
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
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
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
云蓋入道之筌蹄羣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
圃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克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
震玄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
讚其祥緣踐二氣而業升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
望乃敬捨寶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
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饗仁壽之
福若有淪形苦海得隨理悟墜體翔塗不遠斯復十
方三世咸證伊言茲誓或騫無取正覺

南齊竟陵王發講疏

并頌

大矣哉妙覺之爲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

垂訓以汲引爲方慈波慧水雖可溉而莫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于義指天山之表文隱交河之外又非斷籌所能筭也逮于祇樹菴園之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奧雖字流附響萬軫同起分條散葉離文析句未或暨其萬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冥津凝正解於沖念若夫方等之靈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啓其室也秘藏之被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以寶縑文以麗篆凝光瓊笥炫彩瑤滕思欲敷震微

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豁疑若曉同集於邸內之法雲精廬演玄音于六宵啓法門於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降暨于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氣氲緒法昭晰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摛龍藏義溢中天惟王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幄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析秋蟬靈場絢彩正水興蓮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南齊竟陵王解講疏二首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理必同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邃瑞誕聖王宮駐彩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路於道場拔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盥煩襟栖情正業肅萃僧英敬敷慧典密藏奧文雲開雨散今魄管丹達日弦上朔士步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杜茲乃飾筵藻殿張帷盛邸絜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藹雲迴秘理探微玄況悠邈宗條既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乘此芳緣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

夫妙極衆象湛恩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委華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行言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効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仞累燭爲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惟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演敷奧籍震微起滯輪動雲迴月殿含呂魄弦上日甘露既窮輟言寶座卷文罷席衣屣相趨仰惟先后稟靈娥德叶景軒度道載華嶽化洽汾陰早棄蘭宮夙違樹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歛報之誠

恩隆於永劫敬捨軀服以克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
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
茲三世咸證於此敢誓丹衷庶符皎日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劉虬初為當陽令後為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拂衣

時年三十二論者比漢疎邴馬遂辟穀却粒
餌木衣麻布衣草屨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
時不闕世諦典籍不復修綜其書小藝一切
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
當時莫能屈注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
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文宣深
以正法以虬精於釋理
要其東下與虬書曰

蕭子良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
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

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
子實痲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
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
警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已以闇通或謬歌以明道
屠羊駟馬未足磷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楚
蕃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推
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間
襟長慕出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
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閤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
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

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文緇林枯而重菴昭
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
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踰愛海比策禪衢沾
濠射之冥遊屈祇鷺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
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弘被
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璣璜
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罽繆有節鱗羽偕翔
至於層山絕澗環帶畿畎膏田沃野巨望無躔信可
以招往隱倫栖集勝寄故文舉築室冶城之阿次宗
植西山之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遷復何懷乎
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
之道哉諒有以也未敘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令凌琚
之口具王元長之詞也

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翹翩翩足
有才藻實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伸復咨嗟彌用
欽想此子含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林澍
養志南荆可與卞寶爭價韜光梵服固同隋照其明
雖顏段之栖遲偃仰楊鄭之寂漠恬惓取之若人信

廣弘明集卷之十九
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研
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艱白衣居士卽之而方
易逝將燭昏霾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靈嶸之留
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尚旣同情契彌至而悠悠京
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交曉曙疇得寫析深
襟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真俗之諦義故重有
別書招來畿邑居問道之次具爲敦請此蘭山桂水
旣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
旌蒲爲分直闇投誠素庶必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
時加資遣也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庾杲之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
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
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語言夢想清顏
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
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
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
護爲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式蒞山阿虛
館川涘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
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

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已且陵雪戒途非滅跡
之効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
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地蕭條
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虬內固已決非
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爲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移
在江州白雲徘徊似入欄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
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
人餘論爲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謚法
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謚也陳寔曰文
爲世範行爲士則迺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
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千未嘗膝行
下風稟承餘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
夜之敘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
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帚
日夜掃門會不覩千仞之一尺萬頃之涓澮終於對
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幽貞子虞孝

敬曰其子之遴任梁太常與余
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爲傳云

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等

臣綱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麗天著明玄象軒臺在
嶽逖聽良書是以道彌隆而禮愈縟德彌溥而事愈
泰此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
侔神垂則冲天開宇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辰建極
切靈啓構照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華所表復非
良匠之力神通所現不藉子來而成實唯淨國固絕
董落之禮高邁釋宮理無鹿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
本師於茲佛吼摩尼之殿如來亦闡法音伏希躬降

廣弘明集卷之十九
十
睥容施灑甘露油然慧雲霈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
蒼生履天居而說無相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
俗也同真化俗至矣哉一舉而三美顯豈不大乎與
彼陁山之上僊巖之下西都鳳皇負陽鸞鷲安足同
日而語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輕干聽覽流汗戰懼
謹啓

答請御講啓敕

梁武帝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惟日萬機
今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黼宸有踰重負
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爲勞楚君
盱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聿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
已竭數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
道行民安乃當議耳越勅

重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最上聞願垂法雨天鑒凝
遠未蒙降遂預均藥木誠同器水徒美春華還憐秋
藿伏惟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契四三六五不能喻
十堯九舜無以方而秋風動條尚興未息之念一物
失所猶起納隍之仁方留衢室之情未義石渠之講
竊以神通所現一念萬機大權所行應時三密猶處

禪寂影現十方一起道場已爲八會豈與吹律之后
均熊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務伏願以平等慧
行如來慈爲度蒼生降希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
善智珠法炬人人並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謹冒天
威重以聞啓翹誠注仰伏希允遂使北冀無山豈自
高於曩日南陽迴景不獨隔於當今謹啓

重答御講啓勅

梁武帝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前答緣
邊未入國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須經計其餘繁碎非
可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兼款附相繼賞與未周

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
無虞楊阜猶云可悲況今爪牙腹心不貳之臣又論
道帷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
寄晝厲夕惕如履霜刃以朽索馭六馬豈足爲喻詩
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
信非談曰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
道義也越勅

又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臣綸臣紀言敢藉寵靈頻千聽覽再降神旨未
垂臨燭伏以皇政廣覃天覆悠遠海河夷晏日月貞

廣弘明集卷之十九
明洛水有稱蕃之胡藁街有歸命之虜春戈已戢秋
塵不飛槐棘均多士之詩貂璫有得賢之頌聖德冲
謙劬勞日昊猶以時多禹歎物未堯心百辟慚惶羣
司聳蕩臣等或三善靡聞或一官不効嗜鮑逢宰相
之請學儉得叅軍之譏而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
是以匪懼塵黷復敢上聞伏願樂說大慈特垂矜許
放光動地不以法妨俗隨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
含生凡厥率土心花成樹共轉六塵鏡裏得珠俱開
三障於其誠願孰不幸甚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又答御講啓勅

梁武帝

省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
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
復未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行雖異曩
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
亾繫于苞桑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之一
二具如前勅越勅

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啓舍人徐儼奉宣勅旨無礙大慈不違本誓來
歲正月開說三慧經伏奉中詔身心喜躍飢蒙王膳
比此未踰貧獲寶珠方斯非譬伏以元正慶流大裘

禮畢慧雲續潤法雨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澤
俾茲舍生隨藥木而增長權同萬國福浹九圍豈直
愚臣得未曾有謹宣今勅馳報綸紀具爾相趣無辭
上謝謹啓

奉請上開講啓

臣綱言竊以真如無說非筌不悟極果不應注仰斯
通故器有水緣方見圓曦之影藥舍長性得墜慧雲
之慈伏惟陛下玉鏡宸居金輪馭世應跡有爲俯存
利物不違本誓開導愚蒙驅十方於大乘運萬國於
仁壽豈止治斤田粟功俾造化疏江決河削成天下

智高九舜明出十堯頻徙變躡降甘露雨天人舞蹈
舍生利益是以背流知反迷岸識歸臣自叨預趨聞
渴仰無厭一日冒陳丹款伏希復轉法輪未迴聽卑
之恩尚絕愚臣之願悽悽寸志重敢披祈伏願將降
一音曲矜三請被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寶坊聖心
等視蒼生猶如一子遂臣之請卽是普被無邊如蒙
允許衆望亦足兩肩荷負豈敢爲喻不任下願謹啓
事以聞謹啓

答請開講啓勅

梁武帝

省啓具汝所懷法事旣善豈不欣然吾內外眾緣憂

勞紛總食息無暇廢事論道是所未遑汝便爲未體國也越勅

重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啓丹願懇誠屢冒宸宸實希降甘露雨普被三千天聽孔邈未垂鑒遂旱苗傾潤豈比自憐暍鳥思林寧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令伏敢重祈降逮勅旨垂許來歲二月開金字波若經題殊特之恩曲應愚請稽拜恭聞不勝喜躍身心悅樂如觸慈光手足蹈舞義非餘習伏以香城妙說實仰神文潤方雲雨明踰日月能使迷途識正大夢均朝梵志懼來天魔遙

禮提桓所聽而今得聞波崙所求希世復出其爲利益深廣無邊九圍獲悟十方蒙曉雖復識起初流心窮後念方當共捐五蓋俱照一空巍巍蕩蕩難得爲喻臣仍屈慧令續宣此典大乘普導寔由聖慈伏筆罄言寧宣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般若經序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譬茲烈炎遠衆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域弘其妙說彌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呪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

廣弘明集卷之十九
敬尊重福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萬法之本
源也皇帝真智自已大慈應物送迎日月緯絡天地
鎮三季之澆風緝五際之頽俗出臨衢室退事齋居
非以黃屋爲尊每以蒼生爲念德遍區宇未足顯於
至仁理絕名言更慤懃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
流二乘躋駁五部垂謬訶黎狹劣徒仰黑月之光毗
曇褊滯未見沈珠之寶自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決散
羣迷摧伏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於是
大發菩提深弘般若永斷煩惑同歸清淨潤甘露於
羣生轉法輪而不息上以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

茲已來躬事講說重以所明三慧最爲奧遠迺區出
一品別立經卷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
行深迺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新學者焉
大僧正慧令蓋法門之上晉亦總持之神足願等須
提之問遂同迦葉之請迺啓請御講說斯經有詔許
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若波羅蜜
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已來
後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夷主
多奢替舞堂鍾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歌
之故所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美女共靈

廣弘明集卷之十九
園於庶人重以華園毀折悟一切之無常寶臺假合
資十力而方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
僧侶肅肅神宇結翠巘之陰峩峩重閣臨丹雉之上
廣博光明有邁菴羅之地身心安樂寔符歡喜之園
于時三春屆節萬物舒榮風日依遲不寒不暑瑞華
寶樹照曜七重玉底金池淪漪八德洞啓高門雲集
大衆趨法席以沸誼聽鳴鐘而寂靜皇太子智均悉
達德邁曇摩捨三殿之俗娛延二座以問道宣成王
及王侯宗室等亦咸發深心並修淨行熏戒香以調
善服染衣而就列廕映蟬冕委蛇冠帶排金門登玉

階者濟濟成羣既而警蹕北趨榮戟東轉門揚清梵
傍吐香煙被淨居之服外須彌之座八種妙聲發言
無滯十方竦聽隨類得解甚深之義杜挹注而難竭
樂說之辯既往復而彌新至如宿學者僧亟淪偏執
專杖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仰天尊而發問
於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經示之迷方歸以正轍莫不
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華之漸開譬月初而增長
凡諸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書令何敬
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
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途逾九驛途遙萬里仰皇化

以載馳聞大華而躍踊頭面伸其盡禮讚歎從其下
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寺夜覆制義並名
擅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譬於瀉瓶諷誦同於疾雨沙
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藏識洞八禪說法度人
顯名於關塞之北聞中國應講摩訶般若經故自遠
而至時僧正慧令猶未啓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
講也至發講之日又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
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象
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鄞縣阿育王寺釋法顯修
習苦行志求慧解既等鬱多之思惟亦同波菴之懇

到迺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灑地用表至誠昔剗體
供養析骨書寫歸依正法匪吝身命以今望古信非
虛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普
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資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
躬務儉約體安菲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居幄座
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
歲撤萬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收地利同入
珍於撓海盈息泉府譬無盡於龍金故能不勞人力
無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沓不
可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大地震動備

諸踊沒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霽泐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犍椎旣鳴講筵將合重肩絰轂填溢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施法席止坐萬人而恒沙大衆更無迫迮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廚匪宿辦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氤氳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則同聲讚善遍於虛空斯蓋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於昔靈邁雨華於往瑞是時率土藻抃含靈慶悅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心迹爲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尚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

御講摩訶般若經序

蕭子顯

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亘萬劫以光明彌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無德而稱也小臣預在講筵職叅史載謹錄時事以立今序御出同泰寺講

庖犧迺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虛所以廣陳蓋導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漢明自講局以儒術簡文談䟽復謝專經猶靈若之觀井甃雲夢之在胷中也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亶聰明而作元后十地斯在俯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無際

眇塵劫之初寂照所通該六合之外屈此無爲示同
有學檀忍兼修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大捨旣等王宮
之時量珍寶於四天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
之如脫屣故以道駕皇王事高方冊若非蘊生知之
上德蓄機神於懷抱洞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
此者哉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蓋法部之爲尊
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無相明本發軔與究竟同流
奧義雲霏深文海富前世學人鮮能堪受皇上愛重
大乘遨遊法藏道同意合眷懷總持親動王言妙踰
綸紱導明心之遠筌標空解之奇趣乃摛以翠縑刻

爲金篆衆具寶飾品窮無價芝英讓巧金碧相輝雖
榮光之翊河圖方此非瑞青玉之爲仙簡於焉已劣
皇太子承萬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間覽譬彼薰風願
聞弘說殷勤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通七年太歲癸
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輿駕出大通門幸同
泰寺發講設道俗無遮大會萬騎龍趨千乘雷動天
樂九成梵音四合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造于道場
而建乎福田也旣而龍袞輟御法服尊臨殿華紫紺
座延高廣上界莫之擬新學不能升天容有穆降詔
音旨弘捷疾之辯騁無畏之辭炙輠無窮連環自解

恣所請問渙然冰釋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
之不藏衢樽之俟酌加以長筵巨陛冠冕千羣充堂
溢雷僧侶山積對別殿而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錐立
不容棘刺無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如百
川之赴巨海類衆星之仰日月自皇太子王侯已下
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
學僧鎮座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
餘僧尼及優婆塞優婆夷衆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
衣居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人講肆所班
供帳所設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宮武

衛宿直之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饌別錫泉府復
數萬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道人沙呵耶奢年將百
歲在檀特山中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自遠而至
機感先通咫尺萬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藏之解
聖情懸照又波斯國使王安拘越荒服遠夷列參近
座膜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爲貴卽有四
人同時落髮先是寶誌法師者神通不測靈迹甚多
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留心禮樂未
遑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自持一麈尾扇及鐵
錫杖奉上而口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

年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綰楔指迹之處宛然具存至是御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每夕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清朗時過兩旬日盈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辰四眾雲集懺禮纔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間遍於卍字左右靈相炳發金儀炫耀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腋下達于肩上聖御躬自虔禮大眾咸所觀矚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內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臣纂錄時事凡厥諮諏罔不備舉或

通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宗致未聞而啓請先至其追審者皆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辰義成先後或雖伸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方酬接如響應聲萬物爲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竝會京師而僧家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功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爲之通解神彩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十精詳朗贍莫能追領舊學諸僧黯如撤燭弛氣結舌無人不然萬眾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必開所立之義直是

廣弘明集卷之六
素有心疑止來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諮疑或請問既
罷讚歎發願或語畢還坐眾俱不識或諮竟乃去莫
知所在容服非常凡聖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啓止蒙
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重復申請更蒙二七而請
益之眾顯顯不已上以國務久擁不允所祈將欲解
座皇帝捨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
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親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供
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
七十萬上親臨億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饗人所掌
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宮一日將十萬

生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營給服麤浣衣器同
土簋日一蔬膳過中不餐寒暑被襲莫非大布所居
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爲下牀傍無侍衛顧無
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坐
朝日盱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
已誠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
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爲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穀
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
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爲如法之
淨財量入爲出資無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傭賚故能

唐書卷之六十九
構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
三元所設衆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糾
以爲巨費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爲邑節
欣欣請受爭取福分不待號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
如期卽至數十萬衆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
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恒度府庫常畜
固以天下爲公器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
無盡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爲無限而每
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勅至到張文休日
往屠肆命切鼎俎卽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爲常文

休者先爲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
一分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日旣
非馮暖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人微宥重過於昔
時文休旣荷嘉貸未嘗暫怠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
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幡負擔馳逐家禽
野獸殫四生之品無不放捨焉是時朝臣至于民庶
竝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心迹列
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供養者或捨
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或
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大衆者

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
導獲悟不同故法眼無生根性非一上並與其人同
發大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

發般若經題論義

梁都講法彪

都講枳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制曰曼
倩云談何容易在乎至理彌不可說雖罄兩端終慙
四答夫實智不動至理無言湛然莫測超爾獨遠照
盡空界不運其明用窮有境不施其功無住住以之
住無得得以之得百福殊相同入無生萬善異流俱
會平等故能導羣盲而竝驅方六舟而俱濟成菩提

之妙果入涅槃之玄門三明不能窺其機七辯不能
宣其實大聖世尊不違本誓以方便力接引衆生於
無名相寄名相說使訪道者識塗令問津者知歸所
以於王舍城大師子吼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經
亦名爲小品經古舊相傳有五時般若窮檢經論未
見其說唯有仁王般若題列卷後具有其文第一佛
在王舍城說小品般若第二佛在舍衛國祇洹林中
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舍衛國祇洹林說天王般若
第四佛在王舍城說光讚般若第五佛在王舍城說
仁王般若其二云金剛般若有八卷淮南唯有校量功

德一品卽其本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五時說般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說兩記相反難得承用大智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止云光讚放光道行舉此三經不列五時此土有光讚放光道行三經放光卽是大品光讚道行與放光無殊正以詳略爲異光讚起序品至散華品凡二十七品大本至散華有二十九品光讚闕無二品道行初起三段盡後囑累凡有三十品依大本除前六品猶應有八十四品道行闕無五十四品光讚道行與大品事義無異爲是出經者辭有文質是爲在天竺時已分爲三部

前注大品亦開爲五別隨文析理非爲異處僧叡小品序云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其文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種不說五時前謂僧叡小品序卽是七卷般若隨從舊聞致成差漏不遠而復庶無祇悔僧叡所言小品卽是道行般若何以知然以三事驗故知其然一道行般若尾末亦自題爲小品二七卷有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叡序三十品者不序二十九品者三僧叡序止讚道行二字其文言云章雖三十冠之者道言雖十萬倍之者行行凝然後

無生道足然後補處以是義故知道行經卽是小品
大品之名是道安法師出經後事道安云昔在漢陰
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過爾時猶未名爲大品
前來小品後至小品有三十章大品有九十章多少
不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名所以得生復有人言佛說
五時教第一時在鹿野苑轉四諦法輪乃至第五時
於雙樹間轉大般涅槃云大品經是第二時教淨名
思益是第三時教法華經是第四時教是義不然釋
論言須菩提聞法華經中說聲聞人皆當作佛是故
今問爲畢定不畢定是則聞法華在前說大品在後

以是因緣不得言大品經是第二時說又如二夜經
中說佛從得道夜至涅槃夜是兩中間所說經教一
切皆實不顛倒以是義知從尼連禪河邊初得道日
乃至娑羅林中入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中本起
經云如來始成道優陀耶還淨飯王問今者獨處思
憶何事優陀耶答云世尊唯空苦樂非真淨飯王言
災矣悉達一切皆有如何言無反矣悉達與人爲讎
此是始成道時說般若波羅蜜高貴德王經言菩薩
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聞布施不見布施乃至不聞
大涅槃不見大涅槃知見法界解了實相空無所有

第九功德經言菩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悉無所見
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
於大般涅槃乃至廣說以如是因緣故當知初成道
日乃至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是
諸佛母三世如來皆由是生無相大法非可戲論豈
得限以次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宜聞非一亦復不
但止有五時往年令莊嚴僧旻法師與諸學士共相
研覈檢其根性應所宜聞凡有三百八十人是則時
教甚爲衆多一人出世多人得利益豈容止爲一根
性人次第五時轉大法輪所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者經題立名凡有三意一以人二以法三人法雙舉
辨意思益是以人名經法華涅槃是以法名經淨名
勝鬘是人法雙舉此經立名以法名經離法無人離
人無法云何得言此經以法爲名般若是實法人是
假名此是人家之法非法家之人猶如道諦是法寶
攝是故此經得受法名摩訶般若波羅蜜此是天竺
音經是此土語外國名爲修多羅此言法本具舍五
義一出生二涌泉三顯示四繩墨五結鬘訓釋經字
亦有三義一久二通三由久者名不變滅是名爲久
三世不遷卽是常義通者理無擁滯是名爲通一切

廣弘明集卷之十九
三十一
無疑卽是道義由者出生衆善是名爲由萬行軌轍
卽是法義以經字代修多羅者修多羅名通經名別
修多羅名所以通者凡聖共有所以爲通經名別者
此土聖人所說名之爲經所以爲別以經字代修多
羅欲令聞者卽得信解摩訶此言大般若此言智慧
波羅此言彼岸蜜此言度又云到具語翻譯云大智
慧度言彼岸度者蓋是國語不同此以爲非彼以爲
是此以爲是彼以爲非隨俗之說更無異義此中有
四意一稱德二出體三辨用四明宗大是稱德智慧
是出體度是辨用彼岸是明宗此中復有二意一者

法說二者譬說大者是法說彼岸是譬說卽以彼岸
譬於涅槃云何是大義空是大義涅槃十八空云言
大空者謂般若波羅蜜空此經言色大故般若大不
待小空名爲大空大若定大不名爲大無得而稱是
爲大義云何智慧義能知諸法實相是智義能照諸
法無生是慧義若有照有得不名智慧無照無得而
本圓寄是智慧義云何爲度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
彼岸煩惱爲中流以第一度濟於四流以是因緣名
之爲度度若定度不名爲度無去無來是名度義又
云到者以無生慧能證涅槃未到云到是體性能到

故名爲到不見因有能到不見果有所到是名到義
云何是彼岸義生處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處不異
涅槃涅槃不異生處不行二法是彼此岸義所以須
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
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
若不佛言不世尊修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
尊非修非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若不爾
云何當得薩婆若佛言菩薩摩訶薩得薩婆若如相
須菩提又問言世尊菩薩不以二法不以不二法云
何當得一切種智佛言無所得卽是得以是得得無

所得又佛言色卽薩婆若乃至一切種智卽薩婆若
色如相乃至一切種智如相皆是一相無二無別以
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若能離著取緣忘懷求理如
響受聲如幻聽法斯真可謂般若波羅蜜矣止誦初
章更無異識義垂傳燈心非受水豈能宣金口於慧
殿散甘露於香城潤良田之種子發菩提之萌芽譬
切塘之水隨百川而入巨海猶螭螟之目因千日而
窺大明豈知其涯岸之所止泊寧見照燭之所近遠
憑藉大衆宿植德本仰承如來慈善根力儻有疑難
冀能酬答餘有問答一十二卷訪本未獲故其文益

闕

謝開講般若經啓

梁簡文帝

臣綱言伏承輿駕臨同泰寺開金字般若波羅蜜經題照迷生之慧日導出世之長源百華同陰萬流歸海幽顯讚揚率土含潤臣身礙已來望舒盈闕甘露普被人天俱萃波若魔事獨在微躬馳係法輪私深剋責不任下情謹奉啓奉承謹啓

答謝開講般若啓勅

梁武帝

省啓具之爲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經發題始竟四衆雲合華夷畢集連雨累日深慮廢事景物開明幽顯同慶實相之中本無去來身雖不到心糜不在善自調養慎勿牽勞尚有兩旬日數猶奢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吾始還臺不復多勅越勅

廣弘明集卷之十九



